叙蘇文小品、

人于萬物大者取大小者取小詩文亦然今之文人皆譚騁世千秋之業而非余所存習、

愠得之喜焉暇及之

焉是其所得于文者皆一

餉之驩也而非千秋之志

也古語有之楮小者不可

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余讀古文叢諸春宮大篇者輒覽弗竟去之噫嘻此小品之所以輯也始余於編閱子史而叟

力未之逮也、
善譜時復參徵之啟輯先
成友人章古生見而為之
擇之余猶病多軼焉且夫
合其大而論其細無乃善

斛泉拾其濺珠者乎而
古吉氏又羅綴雲珠珥之佩
之也耶

廣陵王納諫撰

南州鄧文明書

萬曆辛亥八月既望
雕于章氏之心遠軒

蘇長公小[illegible]辭

長公性喜跎矣詭肯但仙
生當牙餘慧緒唯以君爲
之許為語時野於語清畫
爲語奇[illegible]
識所

高語の雲隠語
書畫其家鏡紙屋之
書叢相撲無事小
以道謹可年亨生和骨
風味乙小也公宜宜讀之畫

序

梓而傳之寫遺長也世快

雖然山岳不泥之格勢通

風致遠雪之概象度而有

意　吉日來寫常之不得毛

播生寫貞五川藏

大法雅爲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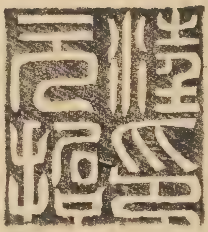
且忠自知之如東方朔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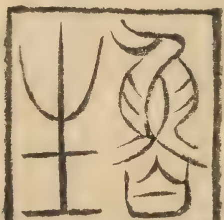
手牘排小為孔篇諸鏡

我讀馬蹄篇味素我生

是可見古今生意無

辛亥秋日書於[illegible]
[illegible]溪[illegible]





蘓文小品題辭

世人撿書多以恣韻激鯨濤雲飛疊爲奇若短韻寥寥數行悽衰椰也繼謱繞萬象精驅五兵弗酣暢焉則蘓文小品之

選何謂蓋人唯才短所以善長
聖俞才長故善取短天下精奇
神栳政不以多驚人珠彈五色
謊沫萬璣謂小品盡似司馬
相如瀞獵賦可如必爭取其

長則長以紀集俱在不妨各從所好此又聖俞先生未盡之意因語及之

章萬椿題

[illegible]

蘇長公小品目

卷上

老饕賦
黠鼠賦
獵會詩序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叙
思堂記
勝相院經藏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大悲閣記
李太白碑陰記
衆妙堂記
石鍾山記
方山子傳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謝制科啟
答李端叔書
與謝民師推官
與魯直
與龐安常
與朱康叔
與王慶源
答范蜀公
與蔡景繁二首
策問五首
答秦太虛書
答劉沔都曹書
與李公擇
與滕達道三首
與姜唐佐秀才
答呂熙道
答言上人
與徐得之

與王元直二首
與毛維瞻
答賈耘老
與王定國
贈王文甫
答參寥二首
與陳天倅
與米元章
與循守周文之
陸道士墓誌銘
却鼠刀銘
九成臺銘
天石研銘
黃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鼎硯銘
梳櫛庵銘
澹軒銘
夕庵銘

惠州官瘞暴骨銘　文勛篆銘
十八大阿羅漢頌　答孔君頌
禪戲頌　十二時中偈
南屏激水偈　木峰偈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
養生偈　郭忠恕畫贊
顧愷之画黄初平牧羊圖贊
三笑圖贊　小篆般若心經贊
李西平畫贊　辯才大師真贊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卷下

武王　趙充國用心可重
周瑜雅量　阮籍
王景文　送于伋失官東歸
日喻　問養生
書孟德傳後　書六一居士傳後
書蒲永昇畫後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書東皋子傳後　書黃魯直李氏傳

書柳子厚牛賦後
金剛經跋尾
脩養帖寄子由
夢中作祭春牛文
袁宏論佛說
記與歐公語
誦經帖
高麗
卓契順禪話
書若逵所書經後
記劉原父語
錄趙貧子語
別王子直
書李若之事
記道人戲語
王元龍治大風方
頌蠋巧於安貧
僧文葷食名

池魚踊起　劉聰吳中高士
石普　勃遜之
劉凝之沈士麟　張憨子
求醫胗脉　目忌點洗說
荔枝龍眼說　記先夫人不殘鳥雀
記故人病　外曾祖程公逸事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　藥誦
東坡酒經　補龍山文
僞奏辭　怪石供

後怪石供
大還丹訣
跋王氏華嚴經解
跋送石昌言引
跋王鞏所收藏真書
書淳于髡傳後
自評文
遊白水書付過
記承天夜遊
記遊松風亭
記遊定惠院
題羅浮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題李岩老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題王靄畫如來出山像
唐允從論青苗
題南塘桃耳圖

跋趙雲子畫
書贈魯元翰煖肚餅
書臨皐亭
書戴嵩畫牛
題雲安下嵓
書畫壁易石
書墨
書呂行父墨顛
書廷珪墨
記海南作墨
記與安節飲
書海苔紙
書諸葛筆
書諸葛散卓筆
書吳說笔
書硯
書呂道人硯
書鳳咮[illegible]

書贈孫林靜
家藏雷琴
琹賚桐孫
記與舟師夜坐
記石塔長老問答
記諸集改字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書逸少竹葉帖
辯法帖
異人有無
書醉翁操後
書天慶觀壁
題蘭亭記
題壽聖寺
跋君謨書
跋草書後

目錄終

蘇長公小品

古揚王納諫聖俞評選

友人　章萬椿古生　李大勇彥直　李瑛玉樹　參
　　　陳以忠恕先　何偉然僊郎　章萬桂本貞
門人　施我素去染　何士傑有萬　張圓長庚　校

老饕賦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底裏語）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鏖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

酒蠏徵生而帶糟。盖聚物之夭美。以養吾之壽。

姫姜頷如李桃。弾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之萼緑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黎。酌涼州之蒲萄。頗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緩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唱。抽獨繭之長繰。閔手儔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拖之瓊艘。各眼灧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逖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兎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濶而天高。

天羡老饕設語甚新雖標艷賞意不屑屑

黠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為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

甚偉

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惡在其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於汝而二於物故一鼠之齧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予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精奇

莊生之文以小物逗玄理如解牛承蜩之類是作可與驂駕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為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為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咲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曺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兎三十馳騁之樂邊

人武吏日以為常如曹氏父子橫槊賦詩以傳於世迺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為異日一笑

借曹子桓語代已叙意不復自措一語遂覺趣足

此法惟東坡得之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敘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焉不能知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黄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為誠孰為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惡知真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蹇裳疾走常得大通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

[illegible]適莛 傳者氣 居曰王 我有 本不合 斈藝

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
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雲煙蔥朧珠璣的皪識者
以為畫師之流聰又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
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
殊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脩以至於道
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為蘧廬而況詩書與琴乎雖然古
之學道無自空虛入者輪扁斲輪傴僂承蜩苟可以發
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
（更深）
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

以為聰得道淺深之候

[illegible]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為必思而後行子為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

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眠（陡轉入）將以是記思堂不亦謬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

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
四日記
翻案立意甚奇

蘇長公小品

敘致璀璨而玄理自呈此所謂象教者也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脩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城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珍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於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

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大倉雖未得食已有飽
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求
作無礙飲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
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瘉以是緣度無量
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
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
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
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
身及其室廬求可舍者了無一物如焦穀等如石女兒

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
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
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
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
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
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
首西望而說偈言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
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
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

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
我為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
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
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
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
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
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佛敎維摩至於思議不參而反借莊嚴色相以顯
其趣此篇數彼法中語全似

玄詣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

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余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襪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

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
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
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
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
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
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
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
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
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胞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

恰得此記

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画見此竹簝卷而哭失聲音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余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入手數語得畫家之深者是後疎疎莽莽直似不作文字號而讀之曰文字耳

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陁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

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皷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

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備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措彈摩撫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二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

有欵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
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
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盾諸械器經卷及香
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
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
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
無一心手手淂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
心灋皆具千手目

叅玄匠 如叅獄案叅淂透時翻覆如意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有理）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

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慵自脩辭只借古人文字代我筆舌夏侯孝若贊真可移以狀太白也吾亦惡計其出於孝若不出於子瞻也千古一心正堪洒然

汛字有訛

衆玅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盖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艸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盖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盖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

參悟

老先生往不指出

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眞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鷄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吠然至蜕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黙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玅

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為記紹聖六季三月十五日蜀人薌某書

無限妙解歸之一夢見此解又不可執也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

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閒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閒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上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閒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

得此陪說好

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
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鍾也古之人不余
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
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
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
所以不傳也而陋者迺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

結得佳

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山水怕經好事者一過便討出幽勝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黄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晩廼遯於光黄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歩往来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黄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致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

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扵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淂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扵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淂官使從事扵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淂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淂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

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李常小有俠氣耳因子瞻用筆隱見出沒形容遂

似大俠

新長公小品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忭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繫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知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

誠然

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玆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

少慰輿情

走筆成對語必洞心

續長公詩

謝制科啟

右軾啟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凛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

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無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若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公則其人

之可知然猶使御史淂以求其疵諫官淂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輙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輒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顧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升斗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濶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媿淂而益慚此蓋伏遇某官德為世之望入位為時之顯處聲稱所被

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為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収然而志畀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以議論入騈偶中因方為珪遇圓成璧無所不到

策問五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為諸侯分裂

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艱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所憂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搤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

波委

事於是外呂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
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
興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
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
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
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為之謀則天下
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
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
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顛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因字應前借字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為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為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為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戍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

勘得好

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為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以為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為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邪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亦一奇論

問古之為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為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人是也古之為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為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為賞之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為罰之之狀而天下不争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眊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

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況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為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為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況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為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若罷去茶

有為之志

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為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為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為齊民盡覈天下之惰吏以為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為農桑其為拂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曲盡）而紛紜之議不足卹歟無乃其道可变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残去殺者其卒

可為浩歎

無效歟頗條其說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俱雖然之語）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

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古之人何脩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讀東坡諸策問皆似不復可以置對

寒溫語亦自委曲有致

答李端叔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

用意圓活不定如此

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

自処甚卑却自不卑

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飫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

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

節哀強食不次

情深筆老反覆有餘味此坡公之最有誥者矣姒

在淂罪後故耶

答秦太虛書

軾啟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大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

老人語

日迺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為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為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得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〻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亹〻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為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

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聯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
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
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輒本
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
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墻今後仍復衮衮多言矣初到
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
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
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
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

說到此得意津津

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豫慮以此胞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椑柹極多大芋長尺餘不减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

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
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
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
母令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
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
宣軾再拜

疎率有高韻

與謝民師推官書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約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

賈誼賦實不及相如

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廼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

攻、擊、中、病、

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録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東坡論文的的如此

荅劉沔都曹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録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為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為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為工以軾觀之拙於文

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荅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迺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余讀蔡琰詩氣骨淩兢是漢人作但不為漢之佳篇耳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今足下所示與上識真者

少、遲、相、貫、應、知、巾、間、引、古、皆、是、自、寓

二十卷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辭清婉雅與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輒竊困本坐文字蓋頗刿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匆匆不宣

刿形去皮用莊子全句余見舊本如此改作智字大減氣骨東坡所惡於俗子改竄

鶯長公小品

與魯直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已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為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用意悃款

此老迺不喜人妄意作奇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為樂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問習海便○有○無○數○

轉○換○南者子由近作棲賢堂記讀之慘凜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與龐安常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盖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酋冥罔為冬直為春蒙為夏酋為秋冥復為冬則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孔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兩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

便、爾、縱、橫、叉、覆、所、謂、文、理、自、

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為不淂

然、恣、態、橫、生、

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昜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

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土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為主而以朱砂神麴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群書而善窮物理當為僕思之是否一報某書

善求理者隨處叅入

與滕達道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却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卻春秋詩雖拙學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似是我輩人

又

示喻宜甫要遇於傳無有其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為證也自聞此事而士

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浮相參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遶愛賊故為飢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顧公以食不食為旦暮以仕不仕為寒暑此外黙而識之君以不食為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輙此奉廣而已不罪不罪

理至之言

東坡意見逸出時時襲奪禪家上乘但是襲浮耳

又

某好携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兩桌二十四隔着
極為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為不淺也有便望須示
悚息悚息某感時氣卧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卧
尚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縣竹人多藝然可閑考驗亦
足以遣懣也留此幾一年與之稍欵恐要知之

干求中却更淂風味

蘇長公小品

與朱康叔

闊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闊之所向及側近故事故
跡為幸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也
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
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
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小楷一本寄上却
詞家用古所貴不與一語方見本色
求為書抛磚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元弼為病勸不及
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
念公薦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與姜唐佐秀才

今日霽色尚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過其啟上

簡而多風

與王慶源

高寄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粗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至值歲飢人豪剽刼無虛日凡背捕姦宄五七十人近始肅然鬬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值登高西南引領即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此必蜀人故與之談鄉思

荅呂熈道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都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賑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他語人能道之加賑足二字便不同

荅范蜀公

承別紙示諭麴糵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操詩書以為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䏻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黄面瞿曇亦須歛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此朱子所識抱薪救火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為別至今耿耿謹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作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扎翰愈精健詩尺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遊未見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不啇優劣更佳

與蔡景繁

承憂女微疾今已必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翏甚矣臨臯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矣蒙賜不淺朐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携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氷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若果遊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時戒不作詩文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都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来諸況何如刻刷之來不少勞神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與徐得之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為賀所用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知他太早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促吾儕日益漸衰耳恐得之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閧人抱孩兒深為不皇呵呵

妙處只在尺幅短而轉換多

與王元直

黄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怨望）方朝廷綜核名寔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弃固宜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欵叚一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令酸辛其家亦安否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入俚語有真趣

又

王箴字元直小名三老翁小字憿叔記此何為耶不倫不理偶然有致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與王元直飲酒掇薺菜食之甚美頗憶蜀中巢菜悵然久之無他亦自饒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猶古詩言嶺上白雲不堪持奉耳。

答賈耘考

今日册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飢時輙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㕚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為畫之妙不堪自讚故以調笑語多方寓意

與王定國

數日病臥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僧清虛陰森正好劇飲無狂客氷王相對淂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為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救護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以奇破澹

贈王文甫

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欵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當作留客過歲准備也

惟意所如

荅參寥

專人遠来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柢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荅僧書即以僧譬）中罨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間千萬為道善愛自重

善乎自寬

又

頼沙彌書迹嶢聳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尚留情詩句字畫間為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游戲三昧也居間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往數篇終不甚楷也紙一讀了付頼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

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賴師喜於得預秉桴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盡自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又一層出明

自信又奇

多深至之言

與陳天倅

白鶴峰新居成當從天倅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碪稍大不傷根者為佳不罪不罪

遇事成韻

與米元章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芪粥甚美臥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過翛然時也印却納

蕭然不俗尺牘擅場

與循守周文之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慰桃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歲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有空寓嶺表之歎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五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珍嗇

不、恨、寓

嶺表、所、恨、荔、枝、少

粧撰有情致

陸道士墓誌銘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為黄冠師子厚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黄州出所作詩論内外丹指略盖自以為决不死者然予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来見余惠州則淂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内丹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為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淂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

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观客於縣令馮
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
十祖仁葬之觀後盖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棊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
龜飢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
毋復清詩助痟酸龍虎九成無或奸往駕赤螭驂青鸞
　訬於用虛試檢通篇惟丹論及寒瘦差有其實餘
皆假設之言

却鼠刀銘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鋮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黠是除有穴於垣侵堂及室跳狀撼幕終夕窣窣叱訶不去啖嚙棗栗撇盃舐瓮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為兩門窘則旁出輕趫捷猾忽不可執吾刀之一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怪妖晝出群鬭相視睢盱舞於端門與主雜居猶見不噬又乳於家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

○跌○法○好○

物豈有是以為不誠試之彌旬為凜以驚夫猫鵾禽畫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撐於究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所牙彼孰為畏相率以遁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是亦何勞

故須紀異却復跨姿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他人只云千餘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緜覽觀江山之吐吞

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凌駕立意多用此法然乃所謂翻空而易奇矣

天研立名甚奇

若取全於形者予則仰唇俯足世固多有其表

天石研銘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温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研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研也有研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為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於德或全於形均此二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余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

非佳硯何哉意趣含蓄知此

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舊書笥忽復見之喜甚以行迨過其匣雖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拳拳之思

黄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洮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矛劔參筆墨歲丙寅斗東北歸余者黄魯直

咄咄

鼎硯銘

咢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暘蟲隕羿喪歐喙羽 鳥○去○喙○鱉

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債裂東南圯黝然而深維水委誰 去○尾○皆○圓○形○

手為此昔未始戲名其臂加幻詭 ○句○法○字○法○似○古○

銘古噩故須奇古

桄榔庵銘

東坡居士謫於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桄榔林中摘葉
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爲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贔屭萬
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蝮蛇
魑魅出怒入娛習苦堂奧雜處帝奴東坡居士強安四
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
岷峨非廬須髮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
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遊鴻

寬長公亦品

濛之都乎

謫官乃至無屋住尚以文章自娛覽此可以曠懷

澹軒銘

以舩撐舩舩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澹軒之上出澹語以問澹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澹叟之不澹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老子云正言若反此足盡禪理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脉夜氣既歸肝膽是宅我名夕庵維以照彝八萬四千忽然如一

內視之學夕字立名甚奇

惠州官葬暴骨銘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於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枯顱後有君子無廢此心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上四語禪玄下四語惻然仁人也語又柔澹可愛

文勛篆銘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秦山寓以見解

十八大阿羅漢頌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絶糧不能歸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

此十八題俱意外有會余最愛

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令軾雖不親覩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獲此奇勝豈非希濶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為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於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闍梨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悠然有遠思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牘於前老人發之中

有琉璃器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牆壁瓦礫誰非灋身尊者歛手不起於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潛絕雋絕）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為語栁子勿憎王孫

（甚憐弱讀至此令人短氣）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荅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為三為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間汝覩明月在我指端

屈三指却云為三為七大是慧心

第五尊者臨淵濤把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奇女躍於濤瀧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稺獅子顧視侍者擇瓜而剖之頌曰

手拊雛猊目視爪獻甘芳之意若達於面六塵並入心

靈紗絶倫

亦徧知即此知者為大摩尼

如止水魚鱗鬣可數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

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為傳瀠宗爾以願力為護瀠龍道成願滿見

佛不作盡取玉函以畀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

神人涌出於地捧槃獻寶頌曰

爾以捨来我以慈吏各獲其心實則誰有視我如爾耶
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呪而坐下有童子
擑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飯食已畢撲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佛事淵
乎玅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淂意處冥然忘言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渺稽首炷香敢問致道我道大同有

覺無脩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

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如布鼓而意莫傳鼻觀舜如諸根自倒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為此身佛子何為懷毒不已頤鮮此相問誰縛爾

蟒亦具佛性故呼作佛了甚奇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妃字奇絕）一念之差墮此髽髵導師慈愍為爾顰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有至理語復录濬）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衣於右胡人橫短錫跪坐於左有虬一角若仰訴者頌曰

彼髯而虬（此虬字指胡人）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身移怨存謂此一角虬前身亦胡人也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於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聞灋家先事佛亦久耄然衆中是大長老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楚丘先生意趣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煙繚青無問無荅如意自橫點瑟既希昭

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矣
侍者以手捫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
曰
引之浩茫與寉皆翔蔵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入
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捫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
石榴以獻頌曰
植拂支頤寐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於佛及

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不援儒更好

跋尾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狼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賢聖(是彼中語)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峨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凝為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倘其然乎今於海內得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脩

敬遇夫婦生日輙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題

東坡所作禪家文字多矣然皆一時率筆成趣獨此十八贊沉思而得之景既幽澹句復淵妙當為獨步

答孔君頌

夢中投井及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何為日作此苦忽然夢覺身在床上不知向來本元無井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念作如是觀

立喻奇他人夢想不到

禪戲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大奇大奇一盌羹勘破天下禪和子

雖戲而有玄情此處畢竟如何作荅胡海陵云莫安排

十二時中偈

十二時中嘗切覺察遮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自泗守席上回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偈曰

百滚油鐺裏恣把心肝煠遮箇在其中不寒亦不熱似則是似是則未是不唯遮箇不寒熱那箇也不寒熱咄

隨說隨掃

又掃一疊

甚叫做遮個那個

此因忽若有得而記之者故序載月日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伸相報報盡而止止不失平於以觀法

居士蓋有道者也

熙寧中作此偈以示用文闍黎後十六年再過南屏復錄以示雲玩上座元祐四年九月望日

木峰偈

元豐七年臈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木山一峰供養乃説偈言

枿然無根生意永斷刼火洞然為君作炭

奇思

觀藏眞畫布袋和尚像偈

拄杖指天布袋着地掉却數珠好一覺睡
齋罷也洗鉢盂去

莊子有云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
而聽之以氣凡禅宗文字半須氣聽

起便楚 楚

養生偈

已饑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每腹空時即便入定不拘晝夜坐臥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我今此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死無犯（此法東坡屢言之）又必用佛及老莊語眂鼻端白數出入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數至數百此生寂然此身九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強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隨之不已一旦自住不出不入或覺此息從毛孔中

八萬四千雲蒸雨散無始已來諸病自除諸障自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於此

曲折隨勢如自然曲木几不施琱琢

郭忠恕畫贊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経七歳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户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輙留旬日或絶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氷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

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峰
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
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
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
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
館於内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
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
出館於大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決杖配
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為穴

庋可容而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賛曰

長松撓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濛穽歷煙雨滅沒怒先在焉呼之或出

叙狂態曲盡

蘇長公小品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

用成語不琱不琢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

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為石起復僵

流涎磨牙咲虎狼先生指呼羊服箱號稱兩工行四方

莫隨上林芒屩郎䶮門舐地尋鹽湯

芒屩卜式事而鹽湯乃晉事二合用之

三笑圖贊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童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三士之笑不須更着一語却推到小童猿鹿輩皆含笑意便自解脫

小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値墻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

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以字證禪與若違篇同而理更造微且於人情痛

癢更真

李西平畫贊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反掌及其後師鳳翔與隴右隳河湟兵益振謀既臧終不能取尋常隨賊計困平涼卒罷兵赴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誅延賞為葅醢不足償覽遺像涕泗滂

自然成文

辯才大師真贊

余頃年嘗聞玅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聞者賛之即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唾霧之中

不須去霧明月自親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吾覩沐猴以馬為戲至使此馬竊銜詭轡沐猴宜馬真虛言爾

有澹然忘言之意吾最愛之